

中考热点作家美文精粹

没有一种草 不是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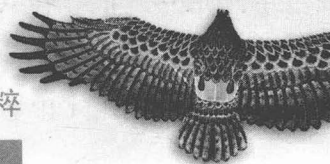
MEIYOU YIZHONG CAO
BUSHI HUADUO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考热点作家美文精粹



没有一种草 不是花朵

仲利民 主编

MEIYOU YIZHONG CAO
BUSHI HUADUO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 / 仲利民主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12

(中考热点作家美文精粹)

ISBN 978-7-5336-7779-4

I. ①没… II. ①仲… III. ①作文课—初中—升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136号

书 名: 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

MEIYOU YIZHONG CAO BUSHI HUADUO

主编: 仲利民

出 版 人: 郑 可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责任印制: 何惠菊

装帧设计: 陈熙颖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63683013, 6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徽瑞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65302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779-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李雪峰作品·辑

- 路,在没路的地方 / 3
- 有一些花朵是为你开的 / 5
- 总有一些事情在大地上醒着 / 9
- 母亲的贺卡 / 12
- 人生的泥泞 / 16
- 浮生若茶 / 18
- 让我长大的一句话 / 20
- 生命之芯 / 23
- 站着的高度 / 26
- 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 / 27

安宁作品·辑

- 沧海一粟 / 31
- 原木之爱 / 34
- 蝉蜕 / 38
- 无法不对你残酷 / 41
- 校服里的父辈 / 45
- 岁月里你沉淀下什么味道 / 48
- 谁采走了我的决明子 / 51
- 尘世中你是谁眼中的风景 / 54

许冬林作品·辑

- 寻你,然后不见 / 59
- 



- 春如线 / 61
相遇少年时 / 63
火车远去 / 66
青 / 69
时间的忧伤 / 72
粉 / 75
夏日长 / 78
菊花禅 / 80
旧时天气 / 82

古保祥作品小辑

- 爱的标记 / 87
希望是一只美丽的风车 / 88
出售欲望的孩子 / 90
手是身体的花朵 / 93
把楼梯踩成钢琴 / 95
为失败做一次庆典 / 97
骆驼乘风,也能飞过沧海 / 99
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 101
杯子记得茶的香味 / 103
上帝只能帮你找到伤口 / 105

刘东伟作品小辑

- 逃跑的爱 / 109
人生的箱子 / 112
人生的门 / 114

- 再坚持一点 / 116
- 有钱的穷人 / 118
- 礼让 / 120
- 一次心灵的旅行 / 122
- 生命的价值 / 124
- 最后一枚贝壳 / 126
- 沐浴阳光 / 129

顾晓蕊作品·小辑

-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 133
- 温暖的依靠 / 135
- 你简单,世界就简单 / 138
- 风吹起蒲公英的那一刻 / 141
- 尊严是心灵的衣裳 / 144
- 欣赏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 147
- 贫穷不是平庸的借口 / 150
- 心是一棵会开花的树 / 153
- 半床明月半床书 / 155
- 为他人开一朵花 / 157

朱成玉作品·小辑

- 捆绑苦难 / 161
- 善良的种子 / 163
- 梦是夜的花朵 / 165
-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 / 167
- 雪花,春天的邮戳 / 170



- 祝福的花瓣 / 172
春天的魔法师 / 174
丁香花儿,别睡觉 / 177
镀着阳光的金项链 / 179
风是不睡觉的鸟 / 181

马浩作品·辑

- 姜有灵魂 / 187
孤独是面镜子 / 189
井 / 191
满架秋风扁豆花 / 193
石榴 / 195
灯花 / 197
一双白色回力鞋 / 199
是谁改变了平凡 / 201
只是缺少发现 / 203
雨中独步 / 205

李雪峰作品小辑

路，在没路的地方
有一些花朵是为你开的
总有一些事情在大地上醒着
母亲的贺卡
人生的泥泞
浮生若茶
让我长大的一句话
生命之芯
站着的高度
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

作者简介

李雪峰，河南省西峡县人，生于1967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读者》第一届、第二届签约作家、《意林》、《格言》等杂志签约作家。

作品《尊严》、《生命的林子》、《爱的力学》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母亲的贺卡》、《浮生若茶》入选河南省中学语文教材《语文阅读》；《人生的泥泞》、《把根修一修》被选入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中学华文》；《让我长大的一句话》入选中专《语文》课本。另有十余篇作品被选为中、高考《语文》试卷作文或背景阅读试题。

出版《心灵鸡汤 成长花园》、《心灵鸡汤 钻石宝地》、《心灵茶坊》、《心灵解锁》、《心境》、《为他人开一朵花》、《做人其实不容易》、《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等16部作品。台湾引进版权，出版了繁体字版作品集《打开心灵里的门窗》、《当成功遇见你》、《做人其实不容易》3部，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发行。

作家寄语

都说作文难写，其实并不难。我认为作文的写作技巧有三：其一，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其二，写自己思考成熟的事情；其三，写自己渴望表达的感情。把握住这三点，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

路,在没路的地方

有个喜爱摄影的朋友,他镜头下的摄影作品总是那么与众不同,他的视角总是那么令人击节称奇。面对他的一沓沓获奖证书和一只只艺术摄影大赛的奖杯,作为他的朋友,我们讨论过好多次。有人说,是他的相机好;有人说,是他的艺术功力深;也有人说,是他的运气好。那么十几个风景名胜区,还不整天都是游人如织?但有的人运气不好,要么去晚了,或者是去早了,总之与自己所需要的景物总是失之交臂。就像登泰山看日出,有的人去了,但偏偏赶上了阴雨天,有的人去了,却恰恰遇上了大雾天。但我们这位朋友总是运气好,他要拍摄蓝天,就有片片白云;他要拍摄秋色,就有树树红叶……

我们羡慕地说:“拍摄照片,你相机好,运气也好,所以你的摄影作品好。”他听了,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拍摄作品,跟运气有什么关系呢?好吧,”他神秘一笑,“下次外出拍摄,我带你们一块去。”

不久,我们果然就有了一次共同外出游历的机会。在那里,我们一群人生怕错过了一个风景点,七嘴八舌地纷纷向导游小姐询问如何才能平安、快捷、全方位地游览每一个风景点。但那位搞摄影的朋友却对这一切漠不关心,根本不怎么理睬那些导游小姐们,只是和一群坐在景区山脚下的本地山民们套近乎,和他们兴致勃勃地谈笑,对着巍峨起伏的大山指指点点,当我们前呼后拥地跟着景区的导游登山时,他笑着跑过来了,高兴地举着一张画满点点线线的纸说:“想拍摄最美照片的可以跟我走!”

我们都诧异地说:“怎么能跟你走?那些最美的地方不是一个一个的风景点吗?不去风景点,哪里才能拍摄到最美的风光照



片呢?”

他笑了说:“大家都去的地方,哪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呢?最好的风景,是在那些人迹罕至处啊!”有人低声嘀咕着问他:“你要去的地方有路吗?”

“路?”他朗声大笑说,“有路的地方我从来不去!”

“你要去的地方危险吗?”又有人嘀咕着问他说。他笑着说:“当然危险了,不危险怎么能有出人意料的风景区呢?”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是静静地望着他。他仿佛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迈步走到我的面前,然后把挂在他脖子上的数码相机取下来挂到我的脖子上,把我那台老掉牙的相机挂到他的胸前挥了挥手说:“朋友们,看我们谁能拍摄到最美的作品!”然后就一个人攀巨石,劈荆棘,离开我们和导游走了。

两天后,在景区山脚下的宾馆里,当我们每个人都亮出自己的摄影作品时,我们都被他作品中的那种峻奇、壮美和恢弘惊呆了,连这个景区的所有导游和经理都难以置信:自己的景区难道还有如此秀美的风光?在大家一片惊奇和啧啧的称赞声里,朋友轻描淡写地说:“熟悉的地方没风景,最美的风景,往往都在路远远不能抵达的地方。”

我听了,心里豁然一亮,是啊,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在人生的旅游图上,有多少人是敢于跳出人生的固定路线,而给自己的人生另辟蹊径的?我们都是循着前人的脚印走,看前人欣赏过的一幅幅人生风景,如何能让自己的生命活出与众不同的况味呢?

要使我们的人生拥有与众不同的风景,就必须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旅程。

有一些花朵是为你开的

一个人在白云苍狗的岁月里能同多少朵花相遇？

一朵花在绽开和凋零之间能与多少人相遇？

我思考过很多次，但我总也想不清楚。在这个叫米家坪的小村庄的后面，是我曾经耕种过十多年的庄稼，农历4月时那毛茸茸青麦穗上一粒粒数也数不清的小麦花，5月时庭院里火焰一般的一朵朵石榴花、田塍上的芥菜银沫似的小白花、屋檐下像指甲大小蜡黄蜡黄的黄花苗花朵，还有村南头那棵老皂角树上米粒般大小、凋落时能谢落厚厚一地的皂角花，甚至村巷里那歪歪斜斜一树一树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色或白色的槐树花，或者西边山冈上一枝条一枝条的迎春花和连翘花，草丛里一簇簇淡蓝淡蓝的桔梗花或一大朵一大朵褐红色的打碗花，当然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或红或白或黄或紫的无名花，或许曾经在4月的时候它们的花瓣飘落在我的头发或衣襟上，也或许它们的花粉粘在我的鞋子或被露珠润湿的裤角上，但我没有弯下腰来细细打量或关注过它们，甚至没有为它们稍稍地逗留过。我知道那些花儿不是为我绽开的，它们是属于村庄的，是属于村庄里所有来来往往荷锄捐犒的人们的，是属于那些早出晚归在村庄与山冈上、村庄与河湾里的牛羊牲畜和嘎嘎大叫的鸭鹅家禽的，是属于那些被花色惹得兴奋地跳来跳去的鸟儿和那些嘤嘤嗡嗡的蜜蜂的。

我们的庭院和邻居们的庭院里也养着花，有的是一树几乎要把5月浸透得粉红的芙蓉，有的是一开就有碗大小的深红色的芍药，自然在初春时也会有一树一树雪白色的梨花和濡红色的一团团杏花，但我也清楚，它们也不是为我而绽开的，它们只是因为主人的殷勤

和秋风渐紧时那一树一村硕大而甘美的果实。而一个人与一朵花的真正相遇，是灵魂与灵魂的一种相遇，是一种不能等待的偶然，是苍茫岁月中一种似梦似幻的邂逅，是一种无法说清但也无法逃避的缘分。

在花海似的村庄里生活了十多年啦，但我从没有被一朵花打动过，也没有被一朵花点燃过，我甚至说不出路旁或庭院里许多花朵的名字，每每我看到有同伴被一朵花招惹得神魂痴醉时，或者看到一朵花被人喜欢得爱不释手时，我就有一些莫名的好笑和莫名的惆怅，我问整天眯着浑黄老眼坐在村头皂角树下的年迈老祖母说：“为啥我就喜欢不上一朵花儿呢？”老祖母笑了说，那是你还没有遇上那朵为你才绽开的花朵。我对老祖母的话深信不疑，我知道没有人会不喜欢花朵的，只是遇上或没有遇上罢了。但总有一朵花是为我而绽开的，也总有一朵花是只为你而绽开的，我们只需静静地等待着和它相遇。

直到20岁那年秋天，我一个人到庄西枯叶满地的山坳里默默打柴，傍晚时分，当我满身疲惫地扛着一捆重重的枯梢趑趄起地走到一片落叶如毯的涧间阔地时，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子，双腿一软就仰面跌倒在那金黄金黄的厚厚落叶上，我实在太累了，也没有力气马上翻身爬起来，只好信马由缰就仰躺在那弥漫着枯叶焦香和腐殖质腥香交织的清凉林地上，在闭目深深呼吸的时候，忽然嗅到一种淡淡的却又清新别致的暖暖馨香，那馨香比兰花清冽，比野梅甘饴，是我从未感知到的一种芬芳，循着花香，轻轻扒开厚厚的落叶，在蓬松的落叶下，我发现了一朵指甲大小的花朵。这朵花瓣边沿呈粉红，但由边沿向内过渡成褐紫，但花蕊周围却是一圈清爽的天蓝色。尤其是花蕊，那针尖般大小又细密的蕊柱，红蓝紫相间，像用彩线一根根小心翼翼地绣上去的，在轻柔的晚风中，那奇异的芬

芳涟漪一般从中弥漫开来，就像草木清芬的美人樱香水，柔柔地彻底淹没了我的心魂，我想用颤抖的指尖轻轻地触摸它，但又怕自己的手太糙会伤了它，我想用自己的嘴唇去小心地亲吻它，但又担心自己的气息太浊会污了它，我远远地拢着手护着它，就像呵护着一只稍不注意就搨翅飞走的蝴蝶，或像呵护着一只睁着惊恐的鹿眼，又或像呵护着一缕风轻轻一拂就会飘散的弱弱云岫。我静静地望着它，它也用温润的眼睛一样默默地望着我，直到夜幕从四周的涧谷深处不知不觉漫过来的时候，我才用枯叶小心地遮住它，然后意犹未尽地担柴离开了。第二天我又赶到那里，但翻尽了枯叶，寻遍了周遭所有的石缝，却再也寻不到那一朵花了。直到纷纷扬扬的大雪封山之前，我仍怅然若失地在那一片不大的林涧低头找来寻去，但都未能再找到它，我曾问遍了村庄里所有见多识广和那些一生都浪迹在林莽沟壑之间的采药人，但他们谁都没见过这种花，更没有人能够说出这种花的名字。好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就在那儿跌了一跤呢？为什么就我一个人看见过那一朵花呢？为什么只是匆匆的一次偶然相遇却从此杳无影踪了呢？是不是它就是为我一个人绽开的？在我和它那短暂而温馨的相遇之前，我和它是不是已在冥冥中等待了几千个流年呢？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个人也不能两次同一朵花相遇。也许，为了能和你的一次不期而遇，一朵花从种子到花朵，再从花朵到种子，已经和你期许了几十年、几百年。而一个人因为要和一朵花邂逅，也可能已在岁月的沧浪之河中蛰伏了几十年、几百年。佛祖拈花微笑，可能是他终于和他有着宿缘的那朵花相遇了，而只为我们一个人绽放的那朵花在哪儿呢？我思忖，它肯定不在那些人海如潮的花圃或公园里，不在你家庭院或阳台上的殷勤侍弄中，也不在你阳春三月踏青时的刻意寻觅中，它可能在田塍间你一个人喁



喝独行的寂寞低眉间，也可能在台阶缝隙中你的一次不经意注视间，甚至在你匆匆忙忙来不及短暂驻足的风尘旅途上。因为，真正的相遇是没有约期的，真正灵魂与灵魂的相逢是一种命中注定却无法永恒的邂逅。

你寻觅到那朵为你才静静绽开的花朵了吗？

你被一朵花点亮过你的心魂吗？假若没有沉醉过，那么你就到小路边、田塍上、山野间、河谷里，甚至屋檐下寻觅吧，这世界上，总有一朵花是为你而绽开的，总有一缕芳香是在为你而静静酝酿的。

总有一些事情在大地上醒着

黄昏时分，暮色从四边的山峦和田野里慢慢回到了村庄，那些在矮山上吃草或者在田野里劳作的牛，跟着扛了一捆青草、柴禾，或者被泥土擦得锃亮的农具的牧人或农人们踢踢踏踏地踏着暮色回来了。那些蠕动的灰白色山羊们，它们像一团团涌动的云朵，唇齿间还弥漫着青草的腥香，一撮胡须被草汁染得黯绿色，它们也意犹未尽地飘回了村庄里。那些一整天在野外觅食的鸟儿，它们慵懒地扇着翅膀，有些叼着虫子或草籽，有些叼着草茎或细微的树枝，也在暮色里飞回村庄，回到屋檐下或者村庄里那些榆树和桐树树缝间草碗一样的鸟巢里去。在院子里叼了一天虫子的鸡一只一只回到了鸡窝，在村庄野地和巷道里浪荡了一天看不见踪影的狗不声不响地溜回到家里，蹲卧在被暮色染暗的檐下或大门口。一切都带着怀想回到了村庄里，夜晚的村庄是睡觉和做梦的地方。

喧嚣在暮色里沉淀不久，村庄就沉沉地睡了，就像一个劳碌了一天疲惫不堪的老人，头一挨着枕头便呼呼睡着了。灯一盏一盏地熄了，星星一粒一粒地稠了，人的鼾声、牛羊睡觉时不紧不慢的反刍声，还有鸟儿们露珠一样偶尔跌落的梦呓声，使夜晚显得越发沉静，仿佛一切都暖暖地睡着了，天地、时光、村庄里的人们和牲畜、鸟儿、猫和那些把脑袋贴在地上的狗们，夜色让一切都沉沉睡熟，让一切生灵都沉入到睡梦中去了。

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夜晚是醒着的。

那年7月，我在紧靠村庄的后地守青，拎着一把手电筒和破锣，支了一张柴床在庄稼旁的草庵中。睡上一觉，便要侧着耳朵听一听，假如玉米地里有“窸窸窣窣”或“吱吱啦啦”的声音，那肯定是猪



獾在糟蹋庄稼。于是就起身拧亮手电筒，把耀眼的光束往玉米地深处刺上一刺，吓跑那些偷袭庄稼的猪獾。或者是悄没声息地爬起来，蹑起脚尖走到声音最闹的地方，猛然抡起胳膊，“咣啷”地打一阵响锣，吓得那些猪獾没命地逃窜，三五天惊魂未定，不敢再来糟蹋玉米。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觉，一个人半卧在草庵里抽烟或者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远处的村庄睡熟的时候，玉米地却嘈杂了起来，“噼噼啪啪”地，像下起了一阵大雨，那响声无边无际的，声声清脆、响亮，像石粒掉在阔大玉米叶子上，像鸟鸣滴在宁静的池塘里。伸头望望庵外，星光闪烁，一弯残月斜挂在天上，根本没有下雨的样子。直到第二天清晨，我才惊讶地发现，地里的玉米秆子在一夜之间又长高了许多，茎梢的顶上又冒出一截蛋黄一样的新茎，又隐隐长出一片嫩嫩的新叶。原来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声音。

村庄睡着了，地里的庄稼没睡着，田野里的泥土没睡着，村庄在夜晚沉沉睡熟的时候，庄稼和泥土们是醒着的。

还有一年，那是我十六七岁时的一个春天，我家刚刚搬到村庄南头新盖不久的新居里，那是一座土屋，墙用新泥搪过，地用榔头狠命地砸瓷捶光过。有一天我弯腰在床底下潮湿的纸箱里找书，看见床底下的地上钻出一根鸡蛋粗的白色树芽来。我没理睬它，心想床底下的东西难道还能成什么气候？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过那棵就长在我床底下的树芽。第二天早上起床伸手去床里边摸衣裳的时候，我在衣裳下面摸到一个又光又滑的东西，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蛇呢，定下神来一看，竟是那棵树芽，白白的、嫩嫩的，顶梢拳头一样没展开的地方，裹着一层滑腻的胎液。一夜竟长得比我床还高了，这鬼东西，我睡着了，村庄睡着了，但它醒着。如果无理睬它，说不准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会发现自己已经浑然不觉地睡到了他长成的树上去。